

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

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裡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
張和

唐貞元初，蜀郡豪家，富擬卓鄭。蜀之名姝，無不畢致，每按圖求之。媒盈其門，常恨無可意者。或言：「坊正張和，大俠也。幽房閨稚，無不知之，盍以誠投乎？」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，張和欣然許之。異日，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，入廢蘭若，有大像巍然，與豪家子升像之座。和引手捫佛乳揭之。乳壞成穴，如碗，即挺身入穴，引豪家子臂，不覺同在穴中。通行數十步，忽睹高門崇墉，狀如州縣。和扣門五六，有丸髻婉童迎拜曰：「主人望翁來久矣。」有頃，主人出，紫衣貝帶，侍者十餘，見和甚謹。和指豪家子曰：「此少君子也，汝可善待，予有切事須返，不坐而去。」言訖，已失和所在。豪家子心異之，不敢問。主人延於中堂，珠璣緹繡，羅列滿目。具陸海珍膳，命酌。進妓交鬟撩鬢，縹然神仙，其舞杯閃球之令，悉新而多思。有金器，容數升，雲擎鯨口，鈿以珠粒。（其舞至珠粒二十六字原空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豪家子不識，問之。主人笑曰：「此次皿也，本擬伯雅。」豪家子竟不解。至三更，主人忽顧妓曰：「無廢歡笑，予暫有所適。」揖客而起，騎從如州牧，列炬而出。豪家子因私於牆隅，妓中年差暮者，遽就謂曰：「嗟乎！君何以至是？我輩已為所掠，醉其幻術，歸路永絕。君若要歸，但取我教。」受以七尺白練，戒曰：「可執此，候主人歸，詐祈事設拜，主人必答拜，因以練蒙其頸。」將曙，主人還。豪家子如其教，主人投地乞命曰：「死媪負心，終敗吾事，今不復居此。」乃馳騎他去。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。二年忽思歸。妓亦不留。大設酒樂餞之。飲闌，妓自持錘，開東牆一穴，亦如佛乳，推豪家子於牆外，乃長安東牆下，遂乞食方達蜀。其家失已多年，意其異物，道其初始信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胡媚兒

唐貞元中，揚州坊市間，忽有一妓（明抄本妓作技。）術丐乞者，不知所從來。自稱姓胡，名媚兒，所為頗甚怪異。旬日之後，觀者稍稍雲集。其所丐求，日獲千萬。一旦，懷中出一琉璃瓶子，可受半升。表裡烘明，如不隔物，遂置於席上。初謂觀者曰：「有人施與滿此瓶子，則足矣。」瓶口剛如葦管大。有人與之百錢，投之，琤然有聲，則見瓶間大如粟粒，眾皆異之。復有人與之千錢，投之如前。又有與萬錢者，亦如之。俄有好事人，與之十萬二十萬，皆如之。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，見人馬皆如蠅大，動行如故。須臾，有度支兩稅綱，自揚子院，部輕貨數十車至。駐觀之，以其一時入，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，且謂官物不足疑者。乃謂媚兒曰：「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？」媚兒曰：「許之則可。」綱曰：「且試之。」媚兒乃微側瓶口，大喝，諸車輻輳相繼，悉入瓶，瓶中歷歷如行蟻然。有頃，漸不見，媚兒即跳身入瓶中。綱乃大驚，遽取撲破，求之一無所有。從此失媚兒所在。後月餘日，有人於清河北，逢媚兒，部領車乘，趨東平而去。是時，李師道為東平帥也。（出《河東集》）

中部民

唐元和初，有天水趙雲，客游鄜時，過中部縣，縣僚有燕。吏擒一人至，其罪不甚重，官僚欲縱之。雲醉，固勸加刑，於是杖之。累月，雲出塞，行及蘆子關，道逢一人，要之言款。日暮，延雲下道過其居。去路數里，於是命酒偶酌。既而問曰：「君省相識耶？」雲曰：「未嘗此行，實昧平生。」復曰：「前某月日，於中部值君，某遭罹橫罪，與君素無仇隙，奈何為君所勸，因被重刑？」雲遽起謝之。其人曰：「吾望子久矣，豈虞於此獲雪小恥！」乃令左右，拽入一室。室中有大坑，深三丈餘，坑中唯貯酒糟十斛。剝去其衣，推雲於中。饑食其糟，渴飲其汁，於是昏昏幾一月，乃縛出之。使人蹙鵠鼻額，援振支體，其手指肩脾，皆改舊形。提出風中，倏然凝定。至於聲韻亦改。遂以賤隸蓄之，為烏延驛中雜役。累歲，會其弟為御史，出按靈州獄。雲以前事密疏示之。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，由是發卒討尋，盡得姦宄，乃復滅其黨。臨刑亦無隱匿，云：「前後如此變改人者，數世矣！」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板橋三娘子

唐汴州西有板橋店。店娃三娘子者，不知何從來，寡居，年三十餘，無男女，亦無親屬。有舍數間，以鬻餐為業，然而家甚富貴，多有驢畜。往來公私車乘，有不逮者，輒賤其估以濟之。人皆謂之有道，故遠近行旅多歸之。元和中，許州客趙季和，將詣東都，過是宿焉。客有先至者六七人，皆據便榻。季和後至，最得深處一榻，榻鄰比主人房壁。既而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。夜深致酒，與諸客會飲極歡。季和素不飲酒，亦預言笑。至二更許，諸客醉倦，各就寢。三娘子歸室，閉關息燭。人皆熟睡，獨季和轉展不寐。隔壁聞三娘子窸窣，若動物之聲。偶於隙中窺之，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，取燭挑明之。後於巾箱中，取一副耒耜，並一木牛、一木偶人，各大六七寸，置於灶前，含水喂之。二物便行走，小人則牽牛駕耒耜，遂耕床前一席地，來去數出。又於箱中，取出一裹蕎麥子，受於小人種之。須臾生，花發麥熟，令小人收割持踐，可得七八升。又安置小磨子，碾成面訖，卻收木人子於箱中，即取面作燒餅數枚。有頃雞鳴，諸客欲發，三娘子先起點燈，置新作燒餅於食床上，與客點心。季和心動遽辭，開門而去，即潛於戶外窺之。乃見諸客圍床，食燒餅未盡，忽一時踣地，作驢鳴，須臾皆變驢矣。三娘子盡驅入店後，而盡沒其貨財。季和亦不告於人，私有慕其術者。後月餘日，季和自東都回，將至板橋店，預作蕎麥燒餅，大小如前。既至，復寓宿焉，三娘子歡悅如初。其夕更無他客，主人供待愈厚。夜深，慙慙問所欲。季和曰：「明晨發，請隨事點心。」三娘子曰：「此事無疑，但請穩睡。」半夜後，季和窺見之，一依前所為。天明，三娘子具盤食，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，更取他物。季和乘間走下，以先有者易其一枚，彼不知覺也。季和將發，就食，謂三娘子曰：「適會某自有燒餅，請撤去主人者，留待他賓。」即取己者食之。方飲次，三娘子送茶出來。季和曰：「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。」乃揀所易者與啖之。才入口，三娘子據地作驢聲。即立變為驢，甚壯健。季和即乘之發，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。然不得其術，試之不成。季和乘策所變驢，週遊他處，未嘗阻失，日行百里。後四年，乘入關，至華嶽廟東五六里，路旁忽見一老人，拍手大笑曰：「板橋三娘子，何得作此形骸？」因捉驢謂季和曰：「彼雖有過，然遭君亦甚矣！可憐許，請從此放之。」老人乃從驢口鼻邊，以兩手擘開，三娘子自皮中跳出，宛復舊身，向老人拜訖，走去。更不知所之。（出《河東集》）

關司法

鄆州司法關某，有傭婦人姓鈕。關給其衣食，以充驅使。年長，謂之鈕婆，並有一孫，名萬兒。年五九歲，年長，關與之。

男，名封六，大小相類。關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，每封六新制衣，必易其故者與萬兒。一旦，鈕婆忽怒曰：「皆是小兒，何貴何賤？而彼衣皆新，而我兒得其舊！」甚不平也。關妻問曰：「此吾子，爾孫僕隸耳。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，故以衣之，奈何不知分理？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！」鈕婆笑曰：「二子何異也？」關妻又曰：「僕隸那與好人同。」鈕婆曰：「審不同？某請試之。」遂引封六及其孫，悉內於裙下，著地按之。關妻驚起奪之，兩子悉為鈕婆之孫，形狀衣服皆一，不可辯。乃曰：「此即同矣！」關妻大懼，即與司法同祈請懇至，曰：「不意神人在此。」自此一家敬事，不敢以舊禮相待矣。良久，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，即各復本矣。關氏乃移別室居鈕婆，厚待之，不復使役。積年，關氏頗厭怠，私欲害之。令妻以酒醉之，司法伏戶下，以鑊擊之，正中其腦，有聲而倒。視之，乃栗木，長數尺。夫妻大喜，命斧砍而焚之。適盡，鈕婆自室中出曰：「何郎君戲之酷也？」言笑如前，殊不介意。鄆州之人知之，關不得已，將白於觀察使。入見次，忽有一關司法，已見使言說，形狀無異。關遂歸，及到家，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。妻子莫能辯之，又哀祈鈕婆，涕泣拜請，良久漸相近，卻成一人。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。至數十年，尚在關氏之家，亦無患耳。（出《靈怪集》）

長樂裡人

唐寶歷中，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，數十人環囑之。忽有一人，白襪，傾首微笑而去。未十步，百姓子刺血如衄，痛苦次骨。食頃，出血鬥餘，眾人疑向觀者所為，令其父從而求之。其人不承，其父拜數十，乃捻轍土若祝，「可傳此」。如其言血止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陳武振

唐振州民陳武振者，家累萬千，為海中大豪。犀象玳瑁倉庫數百，先是西域賈漂泊溺至者，因而有焉。海中人善咒術，俗謂得牟法。凡賈舶經海路，與海中五郡絕遠，不幸風漂失路，入振州境內，振民即登山披髮以咒咀。起風揚波，舶不能去，必漂於所咒之地而止，武振由是而富。招討使韋公幹，以兄事武振，武振沒（沒原作犀象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入。公幹之室亦竭矣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海中婦人

海中婦人善厭媚，北人或妻之。雖蓬頭偃僕，能令男子酷愛，死且不悔。苟棄去北還，浮海蕩不能進，乃自返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畫工

唐進士趙顏，於畫工處得一軟障，圖一婦人甚麗。顏謂畫工曰：「世無其人也，如何令生，某願納為妻。」畫工曰：「餘神畫也，此亦有名，曰真真。呼其名百日，晝夜不歇，即必應之。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，必活。」顏如其言，遂呼之百日，晝夜不止。乃應曰：「喏。」急以百家彩灰酒灌，遂活。下步言笑，飲食如常。曰：「謝君召妾，妾願事箕帚。」終歲，生一兒，兒年兩歲，友人曰：「此妖也，必與君為患！餘有神劍，可斬之。」其夕，乃遺顏劍。劍才及顏室。真真乃泣曰：「妾南嶽地仙也，無何為人畫妾之形，君又呼妾名，既不奪君願。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」言旋，攜其子卻上軟障，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。睹其障，唯添一孩子，皆是畫焉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